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XAMINATION FOR MASTER DEGREE OF PHILOSOPHY IN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Chinese Studies

Monday 13 June 2011 09:00 – 12:00

C1A CHINESE LANGUAGE, 1

All questions should be attempted.

*All questions are of **equal** value.*

*A copy of **Xiandai Hanyu Cidian** will be provided.*

STATIONERY REQUIREMENTS

*20 Page Answer Book x 1
Rough Work Pad*

SPECIAL REQUIREMENTS

*A **Xiandai Hanyu Cidian** dictionary
will be provided.*

**You may not start to read the questions
printed on the subsequent pages of this
ques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hat you may
do so by the Invigilator.**

(TURN OVER)

1.

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任何一个学科的理论引进和借鉴都越发重要。我们以往的研究不太注重理论的借鉴,对国外的理论发展关注不够,理论引进落后,这将大大地限制我们的视野。强调国外理论引进,并非主张理论研究“言必国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要想走向世界,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享有话语权,就必须汲取全人类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研究成果。这对拓宽汉语习得研究理论视野是有益无害的。目前,国内汉语习得研究的领域还不够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外国的理论发展了解的比较少,现有的理论大都比较陈旧。就汉语习得过程研究而言,大部分研究还停留在国外 70 年代的理论研究阶段。这将大大影响汉语习得研究的理论发展。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学习者和学习者的语言系统及其习得过程。这一点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十分清楚。在收集整理国内发表的近 400 篇汉语习得研究的相关文章中,我们发现,目前在各种期刊发表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移植语言本体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学习者的汉语习得过程,给人一种隔靴搔痒之感。一方面,学习者的语言系统不同于其目的语系统,学习者的语言系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从语言本体的角度来观察学习者的语言系统,虽然能够发现学习者习得目的语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对习得过程的解释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学习者的习得过程研究涉及的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还要涉及语言的习得和认知问题。

总的说来,汉语习得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已经有所改观。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研究方法的改进对提高汉语习得研究质量的重要性。但目前的研究方法仍然问题多多。一是有的研究有数据,无统计,有的简单罗列百分比,缺少推理统计;二是被试选择无控制,要么被试太少,要么被试母语背景混杂;三是材料来源不清,统计方法选择不当。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影响了研究质量的提高。

2.

人类开展任何一种科学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研究的对象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由于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进行思维的工具,是保存人类认识成果的最有效的工具,而语言是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一个变动的结构体,因此为了让语言更好地为人类的交际活动服务,也就必须研究语言——研究语言这个结构体的状况,包括内含的各种成分、成分之间组合所遵循的种种规则以及成分之间所形成的种种关系,研究语言这个结构体的变动规律,研究跟语言相关的方方面面。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就是“语言学”。不难想象语言学本身会有许多分支学科。

上面说了,语言从根本上说都是有声语言,它是一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而每种语言都有它自身的语音系统。这样就有必要对各种语言的语音系统进行研究。以语音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学科,一般称为“语音学”。

语言都能表情达意,语言本身是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语言的意义反映了语言符号与主客观世界的关系。以语言符号与主客观世界的关系,即以语言的意义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学科,一般称为“语义学”。

语言中音义结合的符号互相发生关系才能形成一句一句的话,这种音义结合的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就涉及到语言的构造规则问题。语言中音义结合的符号有大有小,由小的音义结合体构成大的音义结合体所依据的规则就是语法规则。以语言中音义结合的符号之间的关系和组合规则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学科,一般称为“语法学”。

就目前所知的情况,语言中一般都有词这一个级别的音义结合体。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是以句子为基本单位的,而词则是句子的建筑材料,每一种语言的数以万计的词形成一个词汇系统。以语言中的词汇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学科,一般称为“词汇学”。

语言是为人的交际服务的。某个语言符号是什么样的声音,表示什么样的意义,这是由使用该语言的人约定俗成,而且为使用该语言的人所认可并一致遵守的。但是某个语言符号在使用过程中,会因人、因交际环境的不同而在表情达意上、在信息传递上、在听话人理解上有所差异。例如“你有钱吗?”这样一句问话,有时传递给对方的信息是说话者要向听话者“你”借钱;有时传递给对方的信息会是说话者暗示听话者“你”是否要跟自己借钱;而如果深更半夜在路边突然有人跑过来问你“你有钱吗?”那一定会吓你一跳,以为那人要打劫。为什么同样的语句会有这样的差异?这便值得研究。

3.

这一讲讨论“空语类理论”和“空语类分析”，在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大致说说什么是“空语类”，或者说“空语类”与通常说的“省略”有什么区别。

首先，“空语类”一般只指结构中特定位置上没有出现的“名词成分”；而“省略”的成分可以不限于名词性成分。原因在于省略的成分往往需要或者可能依据语境提示来确认，而空语类则必须根据结构特性独立判定其是否存在。

比如当有人问“孩子怎么了”，可以只回答“病了”；当有人问“谁病了”，也可以只回答“孩子”，因为结合上文（即问话）就可以知道答句说的都是“孩子病了”，这种情况似乎就可以分别看作在答句“病了”前省略了名词“孩子”，在“孩子”后省略了动词“病了”；但如果排除语境和上下文的作用，单说“病（了）”或“孩子”，可能就无法判断到底省略了什么。但“空语类”不同，它主要是根据抽象的句法结构形式来判断某个结构是不是存在一个应出现而没有出现的成分。可以这样说，只要有一个动词，那么这个动词的结构特点就决定了它前后一定存在某个名词或名词词组（以下有时记作“NP”）。如动词“病”，一定要有某个人（或某样生物）才可能“病”，用术语说就是“病”这类动词一定至少需要联系一个 NP，或者说可以构成“NP + V”的结构形式，如果在动词前面没有出现 NP，那么就可以说“病”前存在一个空语类（即“空主语”）。再如动词“吃”，它的特点就决定了它前面和后面一定各有一个名词或名词词组，即一定要有什么人“吃”和“吃”什么东西，用术语说就是这类动词一定至少需要联系两个 NP，或者说可以构成“NP + V + NP”的结构形式，如果在动词前面或后面没有出现 NP，那么就可以说是存在空语类（“空主语”或“空宾语”）。由此可见“空语类”并不需要语境或上下文的提示来确认，它指的是可以根据某个词语的结构性质确定其前后应该联系而实际没有出现的成分。就这一点看，从某个名词或名词词组是很难推断出必须与之相联系的其他成分的，而只有动词才可能作为基本结构的核心成分推断出必须与之联系的名词和名词词组。这也就是为什么“空语类”一般只指名词和名词词组（NP），不指其他成分的原因。这样一来就需要把前面的说法稍微修改一下，即尽管理论上说“语类”和“空语类”可以指任何句法成分类或词和词组类，但实际上空语类只对应名词性语类，或者说空语类都是名词性的。

LU JIANMING, SHEN YANG, hanyu he hanyu yanjiu shiwu jian, 2004,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p. 128-129.

END OF PAPER